

# 神牧的鄉望

著 余光中



# 望鄉的牧神

余光中 著

純文學叢書

純文學叢書

望鄉的牧神

定價65元

作者：余光英 中

出版者：夏林舍英 中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〇號

郵撥帳號：五三三三

電話：三〇一六四六四  
三〇三〇一六六一

印刷者：文裕印刷有限公司

西園路二段一〇巷二二弄一二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十版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如發現本書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者  
請寄回本社調換。

# 目錄

|               |    |
|---------------|----|
| 噢呵西部·····     | 一  |
| 南太基·····      | 二  |
| 登樓賦·····      | 三  |
| 望鄉的牧神·····    | 四  |
| 地圖·····       | 六  |
| 誰是大詩人？·····   | 七  |
| 論二房東批評家·····  | 八  |
| 阿拉伯的勞倫斯·····  | 九  |
| 勞倫斯和現代詩人····· | 一〇 |
| 老得好漂亮·····    | 一七 |
| ——向大器晚成的繁慈致敬  |    |
| 六千個日子·····    | 一九 |
| 從「二房東」說起····· | 二五 |

|               |    |
|---------------|----|
| 豈有啞巴繆思？       | 一四 |
| 從經驗到文字        | 一七 |
| ——哈述詩的綜合性     |    |
| 現代詩的名與實       | 一八 |
| 梁翁傅莎翁         | 一五 |
| 中國古典詩的句法      | 一八 |
| 在中國的土壤上       | 一五 |
| 中西文學之比較       | 二〇 |
| 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     | 三五 |
| 玻璃迷宮          | 三三 |
| ——論方旗詩集「哀歌二三」 |    |
| 震耳欲聾的寂靜       | 二四 |
| ——重讀方羊的「膜拜」   |    |
| 蓋棺不定論         | 二六 |
| 喂，你是哪一派？      | 二九 |
| 後記            | 三七 |

## 噢呵西部

一過米蘇里河，內布拉斯卡便攤開它全部的浩瀚，向你。坦坦蕩蕩的大平原，至闊，至遠，永不收捲的一幅地圖。噢呵西部。噢呵噢呵——呵——我們在車裏吆喝起來。是啊，這就是西部了。超越落磯山之前，望見內布拉斯卡是我們的跑道。噢呵西部。昨天量愛奧華的廣漠，今天再量內布拉斯卡的空曠。

芝加哥在背後，矮下去，摩天樓羣在背後。舊金山終會在車前崛起，可兌現的預言。七月，這是。太陽打鑼太陽擂鼓的七月。草色吶喊連綿的鮮碧，從此地喊到落磯山那邊。穿過

印地安人的傳說，一連五天，我們朝西奔馳，端着篷車的陳迹。噢呵西部。滾滾的車輪追趕滾滾的日輪。日輪更快，旭日的金黃滾成午日的白熱滾成落日的滿地紅。噢呵西部。美利堅大陸的體魄裸露着。如果你嗜好平原，這裏有巨幅巨幅的空間，任你伸展，任你射出眺望像亞帕奇的標槍手，抖開渾圓渾圓的地平線像馬背的牧人。如果你纏在山岳，如果你是崇石狂的患者米顛，科羅拉多有成億成兆的岩石，任你一一跪拜。如果你什麼也不要，你說，你仍可擁有猶他連接內瓦達的沙漠，在什麼也沒有天空下，看什麼也沒有發生在什麼也沒有之上。如果你什麼也不要，要飢餓你的眼睛。

噢呵西部，多遼闊的名字。一過米蘇里河，所有的車輛全撒起野來，奔成嗜風沙的豹羣。直而且寬而且平的超級國道，莫遮攔地伸向地平，引誘人超速、超車。大夥兒施展出七十五、八十英里的全速。雲雲眼，幾條豹子已經竄向前面，首尾相銜，正抖擻精神，在超重噸卡車的犀牛隊。我們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撲食公路。遠處的風景向兩側閃避。近處的風景，躲不及的，反向擋風玻璃迎面潑過來，潑你一臉的草香和綠。

風，不舍晝夜的刮着，一見日頭，便刮得更烈，更熱。幾百哩的草原在風中在蒸騰的暑氣中晃動如波濤。風從落磯山上撲來，時速三十哩，我們向落磯山撲去。風擠車，車擠風。互不相讓，車與風都發脾氣地嘯着。雖是七月的天氣，擰開通風的三角窗，風就尖嘯着灌進

窗來，呵得你兩腋翼然。

霎眼間，豹羣早已吞噬了好幾英里，將氣喘咻咻的犀牛隊丟得老遠。於是豹羣展開同類的追逐，維持高速兼長途的馬拉松。底特律產的現代獸羣，都有很動聽的名字。三四零馬力的凱地賴克，三六五馬力的科維持，以及綽號野馬的麥士坦以及其他，在摩天樓圍成的峽谷中盤住的一腔悶氣，此時，全部吐盡，在地曠人稀的西部，施出縮地術來。一時圓顛般的草原上，孤立的矮樹叢和偶然的紅屋，在兩側的玻璃窗外，霍霍逝去，向後滑行，終於在反光鏡中縮至無形。只剩下右前方的一座遠丘，在大撤退的逆流中作頑固的屹立。最後，連那座頑固也放棄了追趕，綠底白字的路標，漸行漸稀。

「看看地圖，我們到了那裏？」

「剛才的路標怎麼說？」

「Arlington」

「那就快到 Fremont 吧。」

「今天我們已經開了一百七八十哩路了。」

「今晚究竟要在那裏過夜呢？」

「你看看地圖吧。開得到 North Platte 嗎？」



「開不到。絕對開不到。」

「那至少要開到 Grand Island。今天開不到大島，明天就到不了丹佛。你累不累？」

「還好。坐慣了長途，就不累了。」

「是啊，一個人的肌肉是可以訓練的，譬如背肌。習慣了之後，不一次一口氣開個三四百哩，還不過癮呢。不過一個人開車，就是太寂寞。你來了以後，長途就不那麼可怕了。以前，一個人開長途，會想到一生的事情。抗戰的事情，小時候的事情。開得愈快，想得愈遠。想累了就唱歌，唱厭了就吟唐詩，吟完了又想。有時候，扭開收音機聽一會。還有一次，就幻想你坐在我右邊，向你獨語：從 Ohio 一直囁咕到 Pennsylvania……」

「怪不得我在家里耳朵常發燒。」

「算了，還講風涼話！你們在國內，日子過得快。在國外，有時候一個下午比一輩子還長。」

「太陽又偏西了，晒得好熱。」

「其實車外蠻涼的。不信你摸玻璃。」

「真的哪。再說熱，還是比台灣涼快。」

「那當然了。你等到九月看，早晚冷得你要命，有時候還要穿大衣。」

「聽說舊金山七月也很涼快。」

「舊金山最熱最熱也不過七十多度。」

「真的啊？我們到舊金山還有好多路？」

「我想想看。呃——大概還有，從Grand Island去，大概還有一千——不忙，有人要超車。這小子，開得好快，我們已經七十五了，他至少有八十五哩。你說，這是什麼車？」

「——Mustang」

「Thunderbird。你不看，比野馬長多了。從大島去舊金山，我想，至少至少，還有一千五百多哩，就是說，還有兩千五六百公里。」

「那好遠。還要開幾天？」

「不就攔的話，嗯，五天吧。不過——你知道吧，從芝加哥到舊金山，在中國，差不多等於漢口到哈密了。在大陸的時候，這樣子的長途簡直不能想像——」

「絕對不可能！」

「小時候，聽到什麼新疆、青海，一輩子也不要想去啊。在美國，連開五六天車就到了。哪，譬如內布拉斯卡，不說有甘肅長，至少也有綏遠那麼大，拚命開它一天，還不是過了。美國的公路真是——將來回國，我最懷念的，就是這種superhighway——」

「小心！對面在超車！」

「該死的傢伙！莫名其妙！這麼近還要超車，命都不要了！我真應該按他喇叭的！」

「真是危險！」

「可不是！差一點回不了廈門街。真是可惡。有一次在紐約——」

「好熱喲，太陽正射在身上。」

「我們去 Fremont 歇一歇吧。」

「也好。」

二

七月的太陽，西晒特別長。在佛里芒特吃罷晚餐，又去一家電影院避暑。再出來時，落日猶曳着滿地的霞光，逡巡在大草原的邊緣。再上路時，已經快九點了。不久暮色四合，曠野上，只剩下我們的一輛車，獨闖萬畝的蒼茫。捻亮車首燈，一片光撲過去，推開三百呎的昏黑。小道奇輕快地向前竄着，不聞聲息，除了車輪捲地，以及小昆蟲偶或撲打玻璃的微響。畢竟這是七月之夜，暑氣未退的草原上，有幾億的小生命在鼓動翅膀？不到十五分鐘，迎

着車燈撲來的蚊蚋、甲蟲及其他，已經血漿飛濺，陳屍在擋風玻璃上，密窸麻麻地，到嚴重妨礙視域的程度。而新的殉光者，仍不斷地拚死撲來。即使噴洒洗滌劑且開動掃雨器，仍不能把蟲屍們掃淨。普拉特河靜靜地向東流，去赴邊境上，米蘇里河的約會。我們沿普拉特河西駛，向分水嶺下的河源。內布拉斯卡之夜在車窗外釀造更濃的不透明，且拌和草香與樹的氤息與泥土的雞尾酒。我們在桑德堡的無韻詩裏無聲地前進。美利堅在我們的四周做夢。隔了很久，才會遇見東行的車輛，迎面駛來。兩個陌生人同時減低首燈的強光，算是交換一個沉默的哈囉。但一瞬間，便朝相反的方向，投入相同的夜，不分州界，也不分國界的黑天鵝絨之夜了。

### 三

大島之後是丹佛，丹佛之後便是落磯山了。

丹佛，芝加哥和西海岸間唯一的大城，落磯山天棧的入口，西部大英雄水牛比爾埋骨之地。昔日篷車隊揚塵的紅土驛道，鋪上了柏油，文明便疾駛而來，疾駛而去。

噢呵西部。我們也是疾馳而來的遠遊客啊，騎的不是英雄的白駒，是底特律種的白色道

奇。饒是底特律種的一四五馬力的白獸或雪豹，上了落磯大山，一樣得小心翼翼，減速蛇行。於是內布拉斯卡的陽關大道，蜿蜒成一盤接一盤的忍耐和驚險。方向盤也是一種輪盤，賭下一個急轉彎的凶吉。現代的車隊，緊跟着一輛廿輪的鋁殼大卡車，形成一條長長的蜈蚣。如果有誰冒冒失失要超車，千仞下，將有一個黑酋長在等他，名字叫死亡。出了丹佛才二三十哩，七月便賴在底下的紅土高原，不肯追上來了。綽號「一哩高城」的丹佛，仍在華氏八十多度中喘氣。到了情關 (Loveland Pass)，氣溫驟降二十多度，現代騎士們，在峭達一萬二千呎的情土上，皆寒心而顫抖起來。車隊在雪線上走鋼索，左傾不得，右傾也不得。繞過左邊的石壁，視域豁豁敞開，一萬四千呎的雪峯羣赫赫在望。左面是艾文思山和更高的格雷峯，右面是哈加峯和奇詭的赤峯。森嚴的氣象當頂蓋下，捫不到撐不開的皚皚壓迫着豔豔與黛青，凜凜俯視我們。萬籟在下，火炎炎的酷暑在下。但此地孤峻而冷，矗一座冬之塔。即使全世界在下面齊呼，說夏天來了啊太陽在平原上虐待我們啊怎麼你們還是在旁觀，你以為哈加峯會扔一粒松子下去，為他們遮陰？事實上，過了情關，世界便關在腳底，冥冥不可聞了。面對聾啞的山嶽如獄，呼吸困難，分不清因為空氣稀薄，或是一口氣吸不進全部的磅礴。睫毛太纖細，怎麼挑得起這些沉甸的雄奇？

因為這是落磯大山，最最有名的岩石集團。羣峯橫行，擠成千排交錯的狼牙，咬缺八九

州的藍天。鬱鬱壘壘，千百兆噸的花崗巖片麻巖，自阿拉斯加自加拿大西境滾滾輾來，龍脈參差，自冰河期自火山的記憶蟠來，有一隻手說，好吧，就在此地，於是就劈出科羅拉多州，削成大半個西部。因為這是落磯大山，北美洲的背脊，一切江河的父親。大陸的分水嶺，派遣江河向東海岸向西海岸遠征，且分割氣候，屏障成遲到的上午和早來的黃昏。因為這是落磯大山，年富而且男性，鼠蹊下，正繁殖熱烘烘的黃銅與金。而且，也沒有任何剃刀，敢站起來說，它可以爲他剃鬚。

但如果米蒂當真要創一個拜石教，我倒要建議他不忙在此地設廟了。情關南北，一萬四千呎的高峯交臂疊肩，怕不有數十座，但山勢連綿，蒼茫一體，這翠連環好難拆。至於奇峯崛起，或是無端端地數石聳然對立，或是從天外憑空插下一柄巨石若斧，或是毫無藉口地從平地長出一根頑石如筍，或是誰莫名其妙切出一整幅的絕壁像切蛋糕，怎麼說也不能令人相信，那真是要好怪有好怪——至於這種奇蹟，我說，就要過了大分水嶺，才朝拜得到了。

科羅拉多西陲，峙立猶他州入口附近，悍然俯視大站城（Grand Junction）的不毛石山，便是這種奇蹟之一。蟠蛟走蟒，餓成爪形的山系，水浸風吹，鑿成體魄攝人的雕塑巨構，在平曠的科羅拉多河域上，供數十哩的崢嶸。那氣象，全看你怎樣去讚歎。欲觀其實，則你看見峻嶒驚起的連嶂之上有連嶂。欲觀其虛，則連嶂阻隔，形成好深邃好險峭的峽谷。寸

草不生的巨幅絕壁上，露出層次判然的地質年代，造石的紋路切得好整齊。氧化鐵的砂岩，在濕度近零能見度至遠的高原氣候裏，迎着燦亮但不燥悶的陽光，幌動黃褐欲赤的面容。闊大的肅穆並列着，如一頁頁公開的史前祕密，恐怕連印地安的老祭司也讀不出什麼暗示。但表情笨拙的岩石，反而令你感到單純的溫暖和親切。

車在百折的危崖邊繼續爬行，大氣稀薄的高亢之上，引擎溫度可憂地在上昇。每每轉過一個峯頭，停在長且寬的峽谷盡處。兩個石壁杳然推開如門，一時平原在門外向你匍匐，幾個郡伏在你脚下，霎那，你是神。你是米南宮，你面石而坐，坐衆石之間。即使紅蕃搖旄揮戈鼓聲盈耳來追你，米南宮，你也捨不得走了。

至於岩石們自己，應該是無所謂的。面容古樸而遲鈍，不悲，不喜，如一系列列紅人酋長僵坐在那裏，在思索一些腦力不能負擔的玄學，就這樣以相同的沉默接受太陽，接受風雨和一切。高原上，石的啞劇永遠在演出，很少觀衆，也很難見到什麼動作。只要太陽有耐性看下去，我想，他們一時還不會就結束。但是我們也不必担心了，米芾。

滾下落磯山的西坡，就捲起了大半個科羅拉多州了。絕對有毒的太陽，在猶他的沙漠上等待我們。十億支光的刑詢燈照着，就只等我們去自首了，噢呵西部我來了。

噢呵噢呵我來了，沒遮沒攔的西部。猶他。內瓦達。令人蒼老的名字，曳着多空洞多遼闊的母音，而且同韻。猶他猶他內瓦達——令人迷失令人四顧茫然的咒語。冰河期的洪澤大撤退後，一切都距離得很遠很遠很遠。芝加哥在吃奶紐約在換牙之前就是這樣子。淘金潮濕不了沙漠。篷車隊之前就是，聯邦的藍騎兵之前，呼陣的紅蕃武士之前，喝道而來的火車之前就是這樣子。風爲它沐浴，落日爲它紋身。五月花之前哥倫布船長之前早就是這個樣子。大智若愚的樣子，絕無表情的荒砂台地，兼盲兼聾兼會裝死，什麼也看不見聽不見而且一躺下去就是我操他表妹好幾百哩再也別想他爬起來了。說他不毛，他忽然就毛幾叢給你看看。紫蕊滿地爬的魔鬼指。長頸長莖的龍舌蘭。紅英爛漫大蓋大蓋的鹿角羊齒。大球大球的紫針掉。以及莫名其妙的抵死不肯剃鬚子的那夥仙人掌，綽號沙瓜羅，雀刺，千刺梨以及其他。植物裏的 Beatniks，名字都蠻好聽的，且相信存在主義。也就罷了。以前總覺得沙漠之爲物——或者爲人，隨你怎麼說——乾淨是乾淨沒話說，就是缺那麼一點點幽默感。大謬不然。他只是裝死罷了。仔細看，他還是在呼吸的。喘息拂動，不時會有一縷沙，在炎風中螺紋一般盤旋上昇，像龍捲風的小型樣品。黃沙浩浩，假面具下窩藏多少鼠和狐，蜥蜴和蜘蛛？生



命以不同的方式在沙下在沙面在沙上存在而且活動。旱災到底不是那樣不美麗的一種天譴。

去鹽湖城的六號公路上，車輛仍然在奔馳，車首燈下掛着水囊。大氣炎炎，自沙面蒸起，幻化單調的景象。煎熔了的柏油在輪胎下哭泣。水！水啊水啊哪裏有清涼的水？海神在舊金山灣外聽不見此地的旱災。最近的加油站在三十二哩外。最近的湖距此兩個半小時。水在降低，引擎的熱度可憂地在上升。因為這是沙漠的七月，拜火教在焚燒所有的異教徒，且扛着太陽在示威。我們不容於天地之間。輻射熱當空炙下來，曲折反射成網。車廂是烤箱，翻過來覆過去是一樣的不可逃避。深綠的太陽眼鏡軟弱地抵抗十億燭光的刑詢燈。猶他的太陽鞭打着我們。一連七小時的疲勞審問，在最白熱的牢獄最黑暗最隔音的斗室，我已經準備招供了，招認我是拜水教的信徒我私戀水神私戀所有湖泊的溪澗的水神事實上我正企圖越境去投奔。

「水壺給我。」

「一滴水都沒有了。」

「該死的猶他！除了沙，什麼也沒有！科羅拉多只有一堆紅石。猶他，窮得剩一把黃沙

。」

「罵也沒有用，還有一百多哩才到鹽湖城呢。」